

随笔

闲话幸福麻木症

周广生

人,在穷的时候,一个最大的愿望就是企盼能过上幸福的生活。然而,这时企盼的幸福标准是什么呢?说白了是非常简单的,就是能吃饱饭,不再挨饿,能穿上衣,不再挨冻,能住上房,不再遭雨淋。可是,在这些都满足了之后,是否都能感受到真正的幸福呢?实际上就不那么简单了。因为有很多人,或许在刚吃饱了饭时是感到幸福的,或许在有了衣裳时是感到幸福的,或许是在有了住房时是感到幸福的。但是,这又是好景不长的。过了没多久,有些人不但没了幸福感,而且会比以前缺少衣食无房居住时的烦恼还要多,并为此患上了幸福麻木症,在幸福面前变得更加迟钝。何以至此?

比如,有的人过去一贫如洗,后来生意做大了,挣钱多了,生活却过得越来越糟了。突出的表现是,吃饭常常没胃口,会友常常没心情,工作常常没劲头,赚了钱常常觉得没意思。因此,难怪那些先是受穷后来发家致富的人,有的甚至走上了自杀的绝路。

再比如,有的人过去经常徒

步上下班,后来能骑上一辆破旧的自行车,或能买月票挤上公交车坐,就感到是人生莫大的幸福。或睡大通铺,又是几家挤在一个小四合院子里,竟过得其乐融融,生活得有滋有味,大家和睦相处,互敬互爱。因为这和没房住时比就已经是觉得够幸福的了。而后来,平房扒了,四合院没了,四邻都住上了楼房,一家有了几套房,甚至有的住上了别墅,但与邻居间来往少了,在一套房居住的人也少了,这时并不感觉有什么幸福。相反,不是为住房朝向不好,就是为层次不理想而常常生气,甚至产生烦恼,不是埋怨邻居时常有响动影响自己休息发火,就

是指责别人遗忘了自己,虽然两家住对门,就像隔座大山,互不来往,人情淡薄。

为什么人们在缺少衣食住行不便的时候企盼幸福,而获得了这些幸福时又感受不到幸福,反而埋怨不止呢?这说明,人们对幸福的获取也是需要有一个度的,需要用心地去感悟,不是说多多益善的好。

这里或许是个不恰当的比喻,人们获取幸福就像获取金钱一样,决不是获取金钱多的人就是最幸福的人。从物质生活上讲也是同理,并不是个人占有的物质财富越多,越高档,越昂贵,就越幸福。难怪西方社会的一位名人讲:“金钱是上帝抛给人类的一条狗,既可以逗人,也可以咬人。”这就给予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,幸福也具有两重性。既有物质上的,又有精神上的。实践证明,物质上的幸福,不是最重要的;精神上的幸福,才是最珍贵的。因为,金钱可以让穷光蛋变成富翁,而拥有高官厚禄的富翁也能变成囚徒。

所以,高尚而幸福的人,不是让金钱驾驭着自己,而是善于驾驭金钱,超越世俗。

概言之,幸福是没有指数标准答案的,只能是心灵上的感悟。每个人的幸福观不同,感悟也就不同。人的本性就是吃苦和奋斗,而且其乐无穷。因为,吃苦和奋斗本身就是幸福。



古梅溢香(国画) 李碧君

新书架

《自驾去西藏》

传英

有业内人士称这是一本“一次性搞定”的进藏旅游指南,说得极是。这本书从路线、距离到行程安排,从沿途风光到文化探寻,甚至小到必备的简单药品、装备、车况路况、汽车维修和汽油耗费等各方面,尽收囊中,绝对适合喜爱摄影的自驾游族群。

本书以五条经典的进藏线路以及两条辐射线路为章节,以沿途景观为脉络,对每一程的路况、餐饮、加油站、风景指数等都做了详尽介绍,颇有新意也颇具人文关怀。除了有翔实的文字描述、准确的资料,书中的两百多张精美

图片还把西藏的风景风情尽情展示了出来,让人感受到西藏地区那种震撼人心的纯美。

作者王亦歌现在在美国工作,长期在报纸杂志上发表文章和摄影作品。为了著成此书,他曾先后五次进藏,行遍藏区的千山万水,本着对读者负责的精神,今年夏天他还计划重走其中的两条大线,准备在第二版中更新沿途的信息和图片。此外,他还在书的末尾附上了自己的电子邮件地址,以便任何读者都可以随时反馈最新信息。

无论你是否去过西藏,是否打算去西藏,只要你翻阅了这本书,都会爱上西藏。

重庆出版社出版

大家小品

米沃什谈现代诗

[波兰]斯切瓦夫·米沃什 高兴译

当诗人们发现,他们的词语仅仅指向词语,而非理应被尽可能忠实地描绘下来的真实时,他们陷入了绝望。这或许就是现代诗歌语调阴沉的一个原由。

诗歌进入二十世纪,看到了艺术和世界之间的根本冲突。艺术的堡垒已然开始崩溃,而诗人面对大众的优越感也正在失去它的最高理由。印数极少,晦涩难懂,无人问津,在读者看来,一部诗集只不过是几声虚弱的私语和短暂的欢笑,这,实在无法给诗人以安慰。

二十世纪,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情形:诗人不得不面对无数事实的压力,而这些事会同他们的孩童天性格格不入。初

涉人世间,我们每个人都会发现生存的严酷规律完全有悖于我们的愿望。一束火焰,看上去如此美丽,可一旦握住,就会灼伤你的手指;一只玻璃杯,从桌上扔下,不会在空中停留,而会摔成碎片。

我将诗歌定义为“对真的热烈求索”。没错,就是这样。无论科学还是哲学都改变不了这一事实:诗人面对着天天都显得崭新,神奇,错综复杂,难以穷尽的世界,并力图用词语尽可能地将其圈住。这一经由五官核实的基本接触,比任何精神建构都更为重要。这一模拟真实,忠于细节的永不满足的愿望,确保了诗歌的健康,并使它得以在任何艰难时世幸存下来。无论尼采会说什么,命名事物的行为本身就要求诗人相信事物的存在,相信世界的真实。

不管怎样,诗人都应假定自己拥有理想的读者,假定自己的诗歌不仅能够预见未来,而且还能加快它的来临。

文苑撷英

古代的儿童诗

马佳

中国古代没有儿童节,但尊老爱幼的传统却源远流长,关怀儿童成长更是历代有识之士的题中之意。在我国古代的儿童启蒙教育中,人格教育是第一位的,古贤们认为应该首先让孩子成为一名合格的社会成员,然后再谈知识教育。古代启蒙教育的核心是“培其根”,“固其本”、“使之正”,强调培养儿童正直品性的重要性,正如孔子所说:“少成若天性,习惯成自然。”

古代的作家诗人们不仅关注儿童成长,亲身实践“诗歌”的责任,还写出许多童趣盎然的儿童诗,成为中华文学大观园中的奇葩。诗圣杜甫有一首《江村》,将自己小儿子敲针作钩的天真童稚活鲜鲜地描写出来,令人倍感可亲可爱。其诗

云:“清江一曲抱村流,长夏江村事事幽……老妻画纸为棋局,稚子敲针作钓钩。但有故人供禄米,微躯此外更何求。”一家老小的和睦相处,稚子敲针作鱼钩的状态,人与大自然的和谐,在《江村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,生活虽不富裕,却充满诗情画意。唐诗人胡令能的童趣诗《小儿垂钓》,也写得绘声绘色充满童真:“蓬头稚子学垂纶,侧坐莓苔草映身。路人借问遥招手,怕得鱼惊不应人。”这个头发蓬乱的山野孩子,熟知鱼儿喜欢阴湿水域的特点,又怕响声惊动鱼群,便选择人迹罕至、阳光难照的草丛作钓位,不拘形迹专心致志钓鱼。栩栩如生的垂钓形象跃然纸上,尤其对问路人故不应的神态,更让读者忍俊不禁,难以忘怀。“初唐四杰”之一的骆宾王七岁时写的《咏鹅》更是脍炙人口:“鹅,鹅,鹅,曲项向天歌。白毛浮绿水,红掌拨清波。”诗以一个七龄童的眼光观看鹅游水嬉戏的神态,形象逼真,生动活泼,寥寥 18 字,活灵活现绘就一幅美丽的“白鹅嬉水图”,堪称儿童诗中的极品。

散文

徐徐绽露

王吴军

置身在三月温暖的怀抱里,我真切地呼吸到了一抹又一抹沁人心脾的花草的气息,淡淡的,幽幽的,绵绵的,如同游丝一般,若有若无,似断还连。这是春天的气息。我侧转身,深深地吸了一口气,试图用自己的胸怀尽情接纳这样美好的气息,并努力着,想从清爽的空气里尽情感受三月的味道,然后分辨出这三月气息的源流。我想,若是顺着这动人魂魄的花草的气息溯源寻觅,我一定会走进风姿楚楚的烟花三月中,获得别样的幸福和快乐。

在我的三月里亭亭玉立的,是平原上一片飘香的桃园。桃园在地势平坦的原野上,和风吹拂,阳光明媚,静谧而美丽。面前有一条绿草如茵的小路,看起来少有人行。芬芳的气息在金色的阳光里丝丝缕缕地流淌着,使得这里充满了自然的美感和情调。我踏着这条被青草覆盖着的柔软的小路,穿过一片去年收完花生而留待今年初夏才要耕种的土地,往前面的桃园走去。桃花已经盛开得一片缤纷了,桃树显得蓬勃而热情,再也藏不住那些花朵美丽激动的模样,只好任凭它们纷纷展现出自己最光彩夺目的姿容,多情地凝视着灿烂的阳光和湛蓝的天

空,摇曳着曼妙的风姿,点缀着烟花般美好的三月。我站在拥挤的桃花中间,无法伸展腰身,不得不用手暂时分开那些手挽着手而过于亲密的桃树的枝条和花朵,这样我才能迈动脚步。无意间,竟然打扰了一对正亲热依偎在一起要完成传宗接代使命的花喜鹊,只听“扑、扑”两声,两只如胶似漆叠在一起的鸟儿惊慌地飞了起来,没有飞远,却落在旁边的花枝上,清脆地鸣叫着,美丽的花外衣,使得这对花喜鹊完全融入了灿烂的桃花,成为这三月的一部分,春意盎然,春色盈盈。

温暖和轻柔,灿烂和美丽,是三月留给我的长久的印象。此时,它不是一笔一画写在纸上的生硬的字迹,也不是从某个人的唇齿之间发出的可以传递出去的某种声音。此时,三月是有声有色有味道有模样地存在着的一段绚丽时光。三月是鲜活的,也是充满灵性的,像一个浑身洋溢着清新浑身弥漫着温柔的二八少女,就站在我的面前,彼此离得很近,我一伸手就能触碰到。三月是轻柔的,也是无比芬芳的,像一缕缕悄悄荡漾的水汽,弥漫在清爽的空气里,沉浸在潺潺流淌的水中,从脚下的泥土到我们敏感的舌尖,从树上的枝叶到花草的嫩蕊,从蓬勃生长的庄稼到那些欢欣鸣唱的鸟儿和虫儿,就

如枝条上的桃花红艳艳地绽放在阳光下,如小麦饱胀般的枝节藏在绿色里。三月是蓬勃生长的春天,它长得汪洋恣肆,酣畅淋漓。一场细密温润的春雨过后,天空就湛蓝得更加辽阔而纯净了,犹如用清水洗过一样。那些缤纷的颜色被洗到哪里去了?也许是顺着春雨把鲜丽的颜色都染到树木和原野上了,那翠绿的叶子,那绚烂的野花,那晶莹的碧水……春雨飘落之后,天地之间都染透了春色,只有一些尚未播种的庄稼才能幸免。从田野里归来的父亲说:“只有春天,才能有这样大的力气。”是呵,不是春天,谁能够催动那么多的庄稼和植物成长?不是春天,谁能够把天地间涂抹得一片碧绿和绚丽?不是春天,谁能够把三月渲染得这

样生机勃勃?不是春天,三月绝不会像烟花一样美丽灿烂的。

吃过早饭,我走到村头,田野间的薄雾还没有散尽,晨曦的映照下,依稀还能看到雾气流动时那袅袅的风姿,充盈了田野的空旷。村庄已经苏醒过来了,那片桃林在淡淡雾气和初露的晨光的拥抱下,显现着春天柔美的装束。一只从小路上跑过来的小山羊,一身的草腥味,洁白的体表上沾染着湿漉漉的水痕,站在村口用稚嫩的嗓音亲切地呼唤着自己的母亲。这是三月崭新的一天,美好的春色从晨曦最先映照的那棵大柳树上徐徐绽露,犹如静夜里的烟花悠然升起,慢慢现出令人心动的容颜,那种难以描述的美好,足以令红尘感到惊愕。



和谐(摄影)

汤其昌

陈廷敬虽猜准杭州这个诚亲王是假的,可此事毕竟重大,万一弄错了就吃罪不起,又问:“相年,你看到的这个诚亲王多大年纪?可曾留须?”刘相年说:“我哪敢正眼望他?诚亲王这等人物又是看不出年纪的,估计二十岁上下吧。”

陈廷敬说:“诚亲王与犬子壮履同岁,虚龄应是三十四岁。”陈廷敬想了想,心中忽有一计,“相年,您快去见他,只道陈廷敬邀您下棋去了,下边人没找着您,看他如何说,再回来告诉我。”

刘相年得计,速速去了寿宁馆。刘相年七拐八弯走进一间大屋子。里头烛照如昼,诚亲王端坐在椅子上,身后站着两个宫女模样的女人打着扇子。刘相年跪下,道:“臣向王爷请罪!陈廷敬约臣下棋去了,下边的人没找着我。”

诚亲王问道:“你说的是哪个陈廷敬?”

刘相年暗自吃惊,略略迟疑,问道:“敢问王爷问的是哪个陈廷敬?”

诚亲王道:“我只知道文渊阁大学士,吏部尚书名叫陈廷敬,他还在上书房给我们阿哥讲过书哩。他跑到杭州来干什么?”

刘相年心虚了,眼前这位王爷肯定是真的,便道:“这是真迹。”

诚亲王道:“你说的是哪个陈廷敬?”

刘相年暗吃惊,略略迟疑,问道:“敢问王爷问的是哪个陈廷敬?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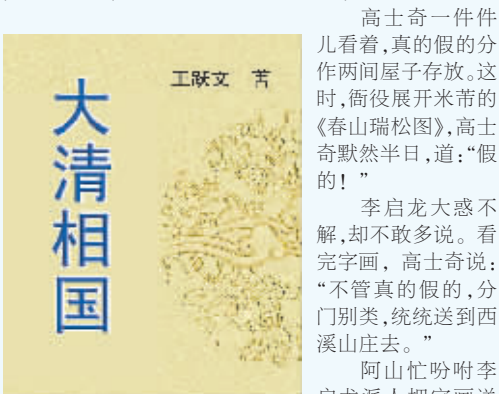
诚亲王道:“我只知道文渊阁大学士,吏部尚书名叫陈廷敬,他还在上书房给我们阿哥讲过书哩。他跑到杭州来干什么?”

刘相年心虚了,眼前这位王爷肯定是真的,便道:“这是真迹。”

诚亲王道:“你说的是哪个陈廷敬?”

刘相年暗吃惊,略略迟疑,问道:“敢问王爷问的是哪个陈廷敬?”

诚亲王道:“我只知道文渊阁大学士,吏部尚书名叫陈廷敬,他还在上书房给我们阿哥讲过书哩。他跑到杭州来干什么?”



儿看着,真的假的分作两间屋子存放。这时,衙役展开米芾的《春山瑞松图》,高士奇默然半日,道:“假的!”

李启龙大惑不解,却不敢多说。看完字画,高士奇说:“不管真的假的,分门别类,统统送到西溪山庄去。”

阿山忙吩咐李启龙派人把字画送到西溪山庄去。余杭县衙的师爷在后面同李启龙轻声嘀咕:“老张,张乡甫家的东西,不可能有假的呀?高大人怎么说《春山瑞松图》是假的呢?”

李启龙摇摇头说:“不要说了,相信高大人的法眼吧。”

阿山突然奉接上谕,皇上要检阅钱塘水师,命速在江边搭建台子。

高士奇说:“制台大人,搭这台子事关皇上安危,必须有个可靠得力人才才行。”

阿山道:“高大人,杭州知府刘相年只要愿意干事,他最能应急。只是这回吩咐给他的所有接驾差事,他都故意拖延。”

阿山派去的人飞快赶到清河坊,却见刘相年领着几个衙役,正在满堂春张罗,门首已挂上圣谕讲堂的牌匾。过往百姓有惊得目瞪口呆的,有哈哈大笑的。有个胆大的居然高声笑道:“这可是天下奇闻呀!今几个妓院改讲堂,说不定哪日衙门就改妓院了!”刘相年只作没听见了,尽管吩咐衙役们收拾屋子。

连载

贾老爷多次告诫贼房汉皋和柜上:“那席麻脸为人不正,不得与之往来。”有了老爷的提醒,汉皋也就很警惕,席麻脸送来的东西再好,他也是一概不理。

37

让贾老爷看得起席麻脸的是一把银质百寿锁。

席麻脸说:“我是从一个逃难的过路人手中收得的,只要三块大洋如何?”

贾老爷接过长命锁仔细瞧了瞧。长命锁为“乐舞俑”造型,贾老爷当即判定为古代宫廷传世之物,顿时爱不释手。

这天夜有些深了,贾老爷从樊城回来。走上码头,见黄家红炉煮酒的回子还守着夜生意。酒香让贾老爷不禁咽了口唾沫,便上前要一碗煮酒。

贾老爷正喝着,席麻脸闪了过来。贾老爷没吱声,顺手掏钱给席麻脸要了一碗。席麻脸感到很有面子,次日逢人就讲贾老爷请他喝酒煮酒了呢。

就这样,席麻脸与金匮银楼亲近起来。席麻脸时常将收来的一些金银饰品送到金匮银楼兑换大洋,柜上都是一手交货一手交钱,兑现银两从不隔夜。

这天晌午,席麻脸在古渡口石阶上遇到提着篮子下码头洗衣服的彩凤,拦住她涎涎地说:“想发财不?”

“发财?做梦都想啊。”彩凤天真地眨了眨眼。

“你从银楼里随便拿点银货给我,我给你兑换成大洋,这一去二来,你不就发财了。”

彩凤严厉地质问道:“你是让我当贼呀!”说完气呼呼地走了。

三日,彩凤提着装满衣物的篮子下码头去洗。码头上人挤人的。彩凤提的篮子不知咋地就碰上了一位外地客人,外地客人手一松,怀里抱着看了良久,说:“哦,是个铜碗呢,给你二块钱,我留下了。”

席麻脸想,一倒手就赚了一块,也没心思加价,便成交了。

阿福将沾着猫食的铜碗摆在货架上的一角落里,一搁就是半年。

一日,阿福的婆娘董氏请了一木匠来家做樟木箱子。箱子上要装提手,提手是用铜丝绞的,提手的生根处要用铜钱作垫子。木匠想到了马背巷的“祥符古泉店”祖传玩古钱,大大小小,厚厚薄薄的古钱应有尽有。木匠出主意,让董氏去找祥符先生讨几枚厚铜钱来。



彩凤撩开上衣,露出白嫩的肚皮:“你看看,这肚子不是好好的么?”

二少爷一看到那白嫩的肚皮就来了劲,缠着彩凤要吃奶子,彩凤便半推半就地认了。

这样,二少爷很快忘掉了那猫碗。

38

席麻脸揣着铜碗,急急忙忙找到阿福古玩店的老板阿福。

阿福拿着猫腥气挺重的铜碗看了良久,说:“哦,是个铜碗呢,给你二块钱,我留下了。”

席麻脸想,一倒手就赚了一块,也没心思加价,便成交了。

阿福将沾着猫食的铜碗摆在货架上的一角落里,一搁就是半年。

一日,阿福的婆娘董氏请了一木匠来家做樟木箱子。箱子上要装提手,提手是用铜丝绞的,提手的生根处要用铜钱作垫子。木匠想到了马背巷的“祥符古泉店”祖传玩古钱,大大小小,厚厚薄薄的古钱应有尽有。木匠出主意,让董氏去找祥符先生讨几枚厚铜钱来。

17